

宁海舛胡村的古戏台之美

□记者 张海玉 通讯员 胡余灶 文/摄

宁海，自古贸易文化交流频繁，以“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”闻名。明清以来，当地凡是新建的庙宇、祠堂都有戏台，鼎盛时有600余座之多，几乎遍布全县各乡村，至今还有125座古戏台留存。那些精美的古戏台，记载了宁海独特的乡风民俗，展现了宁海工匠精湛的建筑工艺。

都说宁海的古戏台美，但直到遇见舛胡村胡氏宗祠古戏台，才知道原来可以这么美。



精美的月梁

三连贯藻井展现戏台美

舛胡村，位于宁海县梅林街道，古称项丞。地处梅林西南3公里笔架岭北麓，东南与回浦乡辖区接壤。据凤潭乡上洋头、桐树岙及紫溪乡桥棚《刘氏宗谱》介绍，南宋初，刘桢自天台孟家案迁项丞。但今已无刘姓，以胡姓为主。据该村《项丞胡氏源流记》及回浦乡后丁《胡氏宗谱》称，胡文臻于明初由城内盛家街迁此。因地处山舛，胡姓居住，故名舛胡。

舛胡胡氏宗祠古戏台，位于舛胡村胡氏宗祠里，清嘉庆二年（1797年），舛胡村内有位名叫胡元实的秀才，带领族人集资兴建了胡氏宗祠，因“积善人家，必有余庆”，取堂号为“积庆堂”，寓意志喜庆贺，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以胡寅阶为首事，将前厅三间平房改建成五间楼房。上世纪二十年代，舛胡胡氏宗祠堂翻修戏台和勾连廊，并增设三连贯藻井。三个藻井依次排列，风格迥异。据说，村里在建造祠堂时，特地邀请了制作手艺不同的工匠进行制作。

为显示本帮派的手艺高超，工匠们无不使出毕生的功力，争相斗巧，体现了当时手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。整个祠堂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三座连贯在一条纵轴中心线上的藻井，其中尤以戏台顶上为最。沿中轴线，依次为前天井，仪门、戏台、勾连廊、正厅，总建筑面积1020平方米。

走进祠堂，只见古戏台与勾连廊、屋顶连为一体，纵向衔接仪门与正厅屋面，呈工字型。戏台正中竖着屏风六片，上书古诗，如今已斑驳不堪；内额枋正中挂着“飞云驻”匾额；两边台门分别是写着“来兮”、“归去”的扇面小匾。

藻井，古代多用于重要建筑上，也常见于戏台之中。在实际功用上，它起着扩音与拢音的作用，使舞台艺术更臻完美。胡氏宗祠戏台上第一间圆形藻井最为精美，藻井呈螺旋式叠涩盘筑而成，坐斗被雕刻成面目完整的龙头形状，恍如十六条金龙在旋涡中转动。连拱板上雕刻着双龙抢

珠、戏剧人物、奔马、游鱼，还有清晰可辨的水草花纹图案。第一间额枋与戏台柱相接，龙尾均指向井顶的彩绘盘龙。井口四周的三角形天花板上绘有驺龙，是传说中的一种黑龙，《庄子·列御寇》中有它的记载。传说中它拥有东海明珠，价值千金。

纵向第二间藻井呈圆形，大小井口内外二道，仰视犹如铜盆。井檐处绘有细腻的如意花鸟图案，井顶是彩绘双鱼明镜。第一道井口与第二道井之间，置纵向弧形条木，间以龙凤坐斗八个，各与第二道井口内的八条“龙身”（斗拱构件）联成一体，归结于中心明镜。

2006年，舛胡胡氏宗祠古戏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86岁的胡功芬，是宗祠的管理者和守护者，除了生病以外，他每日风雨无阻地打扫和清理胡氏宗祠，致力于宗祠古戏台的保护已有20多年。在他看来，戏台是村里的瑰宝，值得一代代保护传承下去。



三道藻井全景



舛胡村

2 11月古法酿酒 香飘千里

“我们村里的宝贝又何止戏台，酿酒技艺和陶瓷制作也是我们村的特色。”随胡功芬老人走在村里，依稀飘来酒香，老人侃侃而谈，“我们舛胡村曾经家家户户都酿酒，每年到了稻谷、番薯成熟时节，都会自酿糯米酒和番薯白酒，自酿自饮。在粮食丰收之年，酒香飘千里，全村酿酒量可达30多万斤”。

据说舛胡村村民自酿美酒的历史不少于200年。家里来客人或请工匠干活都以酒佐餐，酒是舛胡人的必备之品。村里有句民谚：“一斗力气一斗酒，无酒乏力难动手，加力鼓劲需要酒，上山下海更要酒，强挑重活全靠酒。”村里的老人都说，舛胡村能造就精美绝伦的古戏台，与舛胡人的好客及自酿老酒有关。到舛胡来的能工巧匠们喝了村民自酿酒后力气大增，思维变得活跃，手艺就更加高超了。

如今正是做造酒白药（酿酒主要发酵品）的好时候，在胡功芬的家里，堆着几麻袋的白药，等待着11月酿酒的到来。他说，村里对酿酒工艺颇为讲究，造酒的白药要洁白，投曲要及时，浸煮要及时，要取用山泉之水，酿酒器物要优良，火候要适当。也因此流传下俗语：春耕糯稻秋收谷，夏采辣蓼秋制曲，冬轧糯米做酒吃，寒冬酿酒春节福。

“舛胡的酿酒技艺在附近一带都很出名，所以从前村里的酿酒师傅们常会被邀请到宁海的各乡村去帮忙酿酒。但是近些年，酿酒的人家越来越少了。”在胡功芬的家里，收藏了很多日用的陶器，甚至有些酒缸是他年轻时自己做的。让胡功芬觉得可惜的是，酿酒尚能延续下来，但村里已无人制陶。“从前舛胡家家户户酿酒，也带动了制陶的发展，村民因储酒的需要而烧陶。”他说，用陶器储存的酒缸，可以锁住醇香，又因为透气，对原酒陈酿有很好的催陈作用。

胡功芬回忆说，从上世纪70年代起，舛胡村的制陶迎来了鼎盛三十年。在这三十年中，产生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制陶师傅，由他们烧制而成的陶器以其品质优良而远近闻名。据说，村里最多时有五口缸窖同时制陶，产出的陶制品不计其数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轻巧美观的塑钢铝制品大量生产，加之烧窑需要的树木无法满足，烧窑制陶师傅为了生计慢慢转投其他行业，缸窖最终垮塌破损，不留痕迹。胡功芬说，如今村里不少人家都还留有当年烧制的陶制品，他打算再收集一些，然后一起送到村文化礼堂予以展示。“虽然现在村里没有人再制陶，但希望这些陶制品能流传下去，让制陶文化作为舛胡人的共同记忆。”

三江月 / 竹篱瓦舍

责编李菁 审读刘云祥 美编张靖宇
2022年10月29日 星期六